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五十九號

據

清·道光孫觀纂修
民國二十二年排印本

影印

山東省

觀城縣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7696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臺一版

觀城縣志

定價：新台幣三六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 文 出 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二）有六經皆史的说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燭，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銜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盡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四)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敘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燦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學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二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冀激發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觀城縣志

二十二年
獻唐題署
四月王

國

觀山戲

志東舊

久省鈔

經立本

闕圖詳

如書校

茲館付

依所印

濟南

平逢

民源

日閣

報書

社店

印發

社行

觀城縣志敘

邑之有志例也然有可志而志之則志易無可志而志之且多志之則志難觀城居曹郡之西北幅員甚隘編戶十里東西南朔廣袤僅三十餘里並無名山大川形勢扼要之區足動人之游覽又無奇材異能出類拔萃之英彥挺生於其間而潛德幽光遂至翫然棄置任其湮沒而不傳碑版散佚戶籍凋零蓋文獻之難徵一百六十餘年於茲矣東雅孫大尹以武林名孝廉出宰斯邑撫綏攘剔凡政之有益於民者無不次第舉行暇則舉觀邑舊志而閱之慨然曰自康熙十一年武進沈君璣作志後多歷年所迄今字畫模糊幾不可辨而閭里之孝子節婦烈士義民間之故老已大

半無存者再易數十年將成絕響其可乎哉於是蒐羅訪採手自編摩炎晝窮檐揮汗纂注較舊志增十之四五首列典謨以昭綸綍之盛末志雜事以備考訂之宏而于川澤賦役諸誌博引河渠水經詳載通志觀錄以稽水利而重農田書成持以示余余因郡志漫渙亟思修輯而時日遷延不果有可志而無以志之與無可志而志之且多志之其力量相去爲何如深歎東雅之學識過人成此美舉而自愧弗如也爰綴數語而歸之

告

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己亥新春之吉知曹州府事

會稽潘尙楫敘

敘

觀城古觀國也漢始設縣至隋而更今名宋元以前志乘皆無可
考明萬歷間榮陽喬君創輯縣志迨康熙初武進沈君奉檄纂修
相去未及百年而喬志已無善本則文獻之無徵久矣沈志刻期
成書其大端半參喬本流傳至今又一百六十餘年觀地僻陋無
嶽瀆之名勝足供騷人學士登涉而謳吟觀俗簡樸又無奇異之
遺蹤可備太史輜軒咨訪而采輯是以遷延歲月紀載多缺略焉
然竊思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之修史者搜羅遺逸往往旁及
於一邑一鄉則沙壤茆檐或有懿行芳躅隱處於其間而竟聽其
沉淪散失終歸於泯然亦守土者之憾也乾隆丙戌秀水盛秦川

先生權篆斯邑欲修邑志以瓜期迫促事不果行後纂東昌濟寧諸郡志每見有涉於觀者輒手書之條分類析編爲四卷名曰觀錄較諸沈喬二志考論精確上自漢魏下迨宋元其有可稽者皆備載之而於前明一代典故尤加詳焉閱今已七十年矣其書尙存蓋先生宰淄川時孝廉翟君嘗出其門下其後秉鐸來觀廉得是本呈示前令王君而命吏錄之者也道光十有七年余承乏斯土見邑志漫渙不禁爲之慨然到官數月喜值歲稔人和公餘多暇偶檢得先生是書乃進邑之紳士廣爲采訪而於長夏枯坐宵燈不寐之時手自鈔輯凡舊志所載與通志觀錄有異同者皆悉存之於引用諸條之下各著其書名以備參考集爲十卷區爲七

十二類歷一寒暑而藁本牘定夫古人作志卽外史之遺也余奔走風塵學殖荒落而乃不揣固陋妄自操觚者誠以觀邑褊小又多供億往來任斯土者大都神疲力瘁不遑及其他茲幸民安務簡而不亟成其事將代遠年湮父老之傳聞必盡歸於泯然矣且余猶有說焉有物如玉衆所寶也而不成器則不美其先但存其材質其後加以琢磨遂得見用於世余之修斯志也姑錄所見所聞亦存其材質而已矣若夫雕琢而磨礱之惟俟後之君子道光戊戌年嘉平旣望知觀城縣事錢塘孫觀序

觀城縣志

道光戊戌重修

修輯姓氏

纂修

敕授文林郎山東曹州府觀城縣知縣孫

觀

浙江錢塘縣人

協修

觀城縣教諭劉祿閣

諸城縣人

觀城縣訓導王豫徵

諸城縣人

協理

觀城縣典史王仲澂

順天大興縣人

分校

甲午科舉人王丙豐

浙江平湖縣人

附監生

顧綸

江蘇金匱縣人

何煇

浙江山陰縣人

丁近仁

浙江山陰縣人

庠

生方寬

浙江錢塘縣人

孫朝駿

浙江錢塘縣人

候選從九品

周爾琛

浙江嘉善縣人

沈學醇

浙江仁和縣人

庠

生孫念培

浙江錢塘縣人

觀城縣志

道光戊戌重修

目錄

卷之首

典謨志

聖訓

宸翰

卷之一

輿地志

星野

沿革

疆域

形勝

川澤

鄉里

市集

見戊戌系

目錄